閩里誌

藝文誌

十二

ル 5
1635
6

闕里誌卷之十二

藝文三

歌詩

古逸

孔子去魯歌 史記曰孔子相魯齊人遺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孔子曰吾歌可夫歌云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臨河歌 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胡爲斯

楚聘歌 孔叢子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

郯文

1635
6

雖有大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丘陵歌 孔叢子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不能賞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

鶬鴰歌 衡波傳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鶬兮鴰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獲麟歌 孔叢子曰叔孫氏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夫子往觀焉泣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歎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龜山操 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此曲以喻季氏之蔽魯也曰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息鄹操 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還息於鄹作陬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槃操 即息陬操也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轅息陬

猗蘭操 琴操曰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與衆草爲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杏壇吟 魯哀公十二年孔子過故壇歷級而上顧謂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 以上共十一首

詩 四言

元 掲傒斯謁林廟詩 九章章四句

峩峩尼山蔽于魯邦篤生聖人維民之綱 尼山之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涘 維彼聖人教之誨之凡厥有民則而效之 維彼聖人覆之載之凡厥有民敬而愛之 既誦其言亦被其服就秣其馬于林之側 既誦其言亦履其武就秣其馬于林之下 六轡既同周侯之東薦之侑之聖人之宮 其音洋洋其趨蹌蹌其臨皇皇聖人允臧 商民昌之式昭其敬載瞻載思罔不由聖

皇明 長沙李東陽新廟告成詩 五章一章章六句二章三章章七句四章章八句五章章十句

巖巖泰嶽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以光于前略 新廟既搆其煇孔炤如輻斯輳如樾斯茂若繢若繡惟功之楙厥有加于舊 惟天降災鬱攸是祟惟斯文之恫惟
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 廟祀伊儆
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潔牲冊祝予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 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監享吉蠲止天右斯文實亨厥屯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于千萬年

南海霍韜嘉靖癸未謁闕里越五年矣今見衍聖先生猶懷仰昔日因侈以詩 四章一章章十二句二章三章章十八句四章章十六句

昔跡洙泗亦涉其流涉流潺湲不以濟舟豈彼流水

不以濟舟濟彼流水豈維濟舟萬里清流萬古安流會海共瑩區宇扶浮一昔跡洙泗亦問其源其源脉脉其悠淵淵豈彼造次是可問津浴彼洙水既浴我塵浴彼泗水復浴我塵塵斯浴矣敢云問津飲彼洙水既洗我心飲彼泗水亦洗我心我心則洗矣敢云問津一昔跡洙泗亦瞻孔林維檜斯茂維栢斯森猗彼檜根今幾千春猗彼栢陰今幾千春瞻彼檜矣天露爲之溉瞻彼栢矣天露爲之澤粤檜與栢寔天生德澤彼檜栢萬世之陰勿剪檜栢萬世之心一昔跡洙泗亦望岱宗萬仞其逕萬仞其崇眇予小子南荒之棄望山斯登望流斯泝矧伊岱宗四岳所視彼何人斯允懷岱宗彼何人斯同陟岱宗瞻彼岱宗之人今悠悠我心

彭澤陶欽皐謁廟詩　三章章八句

煌煌者宮濯濯者豆載陳載瞻聖其子靚維宮煌煌維豆濯濯秉心則虔神明斯若一聖人在天其天其

淵降自何方望之儼然儼然來臨樂此聖心尸居中堂示我德音一聖不可知神不可思日月爲輪驂而去之往來有路闔闢有尸不忘者人萬世之下

晉江黃克纘謁聖廟詩　一章章四十六句

謂山盖高其巔可陟謂海盖深其淵可測惟我夫子莫究其極際天蟠地斯道充塞爲萬世師爲百王則可名非名大德不德嗟我小子實鮮知識早歲誦法垂老未息如窺堂奥尚阻于閾茲來闕里廟貌是式稽首庭除若見顏色徘徊廊廡有嚴有翼禮匪能恭而恭斯克蒼蒼古木挺然正直神物呵護歴歲千億周人思召甘棠封殖匪物之懷惟德是憶況我聖道饑渴飲食人之懷思孰能去膺我來自東保釐是職有職不舉厥罪安匿明明聖訓就列陳力詩以責躬莫之敢飾一以上共二十二首

詩　五言古

〔隋〕劉斌謁孔子廟　一首

性與雖天縱生世乃無由何言泰山毀空驚逝水流
及門思往烈入室想前修寂寞荒階暮摧殘古木秋
遺風暖如此聊以慰蒸求

〔唐〕李白送孔巢父還山　一首

獵客張兔罝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
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貞孔侯復秀出俱與雲霞親
峻節凌遠松同衾卧盤石斧冰嗽寒泉三子同二屐
時時或乘興往往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
昨宵夢裏還雲弄竹溪月今辰魯東門暢飲與君別
雪崖滑去馬蘿徑迷歸人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

〔宋〕趙鼎手植檜　一首

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墻封培因聖力茂悅得靈長
根踞龍蛇蟄枝延鸑鷟翔勞躬師禹稷蔓草薙韓莊

偃蹇明堂幹蕭森岱嶽陽閱斯漢武柏愛掩召公棠
日月成塵劫乾坤屢戰場仁恩感樵牧忠厚及牛羊
不有神明護寧逃翦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子孫昌

都官員外吳秘謁孔林　一首

高天之有文星辰豔穹碧厚地之有文草木秀野色
草木既無辭星辰亦難測詎俾人之文五經為藝極
五經主者何豈非至聖力三才久虛位待我先師宅
秘亦窮經者自謂入閫閾天地無逃數世人猶自惑
代移文不移宜在弟子職薰香達誠悃滴酒瀝腷臆
瞿然見威容長林聳墳側

四十六代孫舜亮手植檜　一首

聖人嘉異種移對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任雪霜
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綱影覆詩書府根盤禮義鄉
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蒙借鬱蒼
毓靈全木帝鍾秀極勾芒氣爽群居席烟凝數仞墻

陰連槐市緑子落杏壇香布露周千尺騰凌上百常
傍欺泮林小遂笑嶧桐黄屹若蘖天柱森如出日桑
風中雕虎嘯雲際老龍驤直欲驚魑魅端凝待鳳凰
鱗差闕鞏甲蘇錯羽林槍大節忠臣槩堅心志士方
魯宮侵不得秦火縱何傷宣子休誇樹姬人謾愛棠
松卑虛視爵花賤枉封王誰念真儒迹何當擬寵章

元 學士張起巖謁孔林 二首

迢迢曾城陰長林肅秋色修門負平崗重墉屹玄宅
交柯矗雲霄文楷間蒼植翁仲儼儀衛齋廳敞虛白
境士自淸曠密茂不容隙巢居絶禽鳥蘙茁無寸棘
苔蘚帯堅埴草露濕巽碧肅躬款崇闕屏氣前蹴踖
高陵遂瞻仰素願愜平昔聖裔偕宥長聯翩來接跡
羅列儀雍容奠拜助登陟慨然淑深思辭容宛如覿
徘徊凝睇久景慕遂嘆息緬想萬世功綱常頼扶植
林林區宇內孰不沾聖澤宜哉子孫枝蕃衍挺珪璧
百代如一日附隴守宗國欲歸重躊躇歷覽撫碑刻
崇文際皇元新廟再修飭風厲示多方鐫銘有穹石

山東廉訪王惲謁闕里 一首

庭訓墮渺茫師授捊嚴戒嗟予不惑年行已得夷隘
今歳客東魯似爲神所介駕言遂秋風得展闕里拜
遥遥曾曲餘汶水走湍瀨憑軾望雲林鬱鬱佳氣靄
齋莊趨兩楹奠獻成孤酹歸然三聖封仰止高泰岱
恨生千載後今夕備洒掃披雲覩天日太極開一畫
彼蒼詎能言諄諄聖爲代三綱與九法範圍無内外
君臣以之定乾坤以之泰東周不可爲述作萬古頼
耿聆徇鐸音光化雷雨觧敬想燕居容金聲鏗玉珮
當時七十子授受巖如待鳳兮鳴幾時諸子沸秋籟
一朱亂紅紫百谷茂稊稗愚者甘下達誕者樂語恠
韞藏寶康瓠斡棄淸廟鼐明倫得不泯而有六經在
天高孰可階一氣包厚載茲遊固難言默契心有會
胸中九雲夢吞納失芥蔕循循善誘詞師也書諸帯
緬懷伯禽業郁郁文獻最三桓張公室霸功熾而忲
一奢去無復荒陵餘后獮煌煌天乙孫膚敏半冠蓋
德博慶自修道大勢能邁金泥貫元精泗波來遠派

汪濊一聖海不隨梁木壞歸侍金絲堂持齋聞磬欬
恍如到帝所鈞天廣樂備洗我兩耳聰肉味忘一曒
詠歸寫遺音風雅變鄘邶一篳老東家吾知其樂矣
遲遲不忍去寒日下蒼檜

兗州知州汪澤民謁林廟　一首

巖巖泰山陽湛湛洙泗水鬱鬱楷樹林行行瞻闕里
廟庭獲展敬德容斯仰止當座儼龍蹲參前疑鳳峙
盖幽拜陵下慨嘆曷能已六籍苟磨滅九法孰條理
宜哉百王師萬國恒通祀矧茲禮義邦神化素漸被
分符誠愚朽鉛刀思礪砥上答罔極恩下不愧為士

東平蔡文淵謁聖廟　一首

翼翼素王宮棟宇明朝曦誠心一瓣香拜奠謹如儀
上願國祚昌文教振一時下願民安業風俗變純熙
吾道互天地綱紀斯民彝血食徧海宇巍巍帝者師
鯫生無肖似瞻企遂所期從容舞雩風歸詠樂無涯

濟寧府知府王德修謁聖林　一首

東魯稱文獻尼防毓聖賢道開周宇宙神照魯山川
翠合知林墓翬飛識廟堧殿庭千百載風雨幾經年
為牧于茲久脩車愧不先德如宣父在裕及子孫緜
昭代猶加尚明庭已降箋楩楠會山積棟宇見星連
禮樂從斯盛蘋蘩且致虔斯文應未墜吾道日平平

翰林周伯琦謁聖廟　一首

闕里宣尼宅儒林禮樂區右文昭代盛報德聖恩殊
天語頒中禁星軺發上都內廷香繞案光祿酒浮壺
持節勲尊對于原慎載驅秋陽晞稼穡晝路走槐榆
歷歷由濟汶行行望泗洙代宗標近甸魯殿沒荒蕪
不見三家釆惟餘五父衢祠巖柔白逼林近絕晨趨
廢堞依脩阜危臺記舞雩廟宮參象緯書閣壓城闉
反宇周阿峻迴廊百步紆蛟鱗蟠玉柱螭首嚮金鋪
庭迥檜千尺壇虛杏數株省牲新雨霽釋奠舊章敷

闕戸陳籩豆登歌薦苾芬尊居玄聖儼侑食列賢俱
興頫鏗珩珮周旋顧履絢裸將宸意達祝告下誠孚
明燎煇雲陛祥熏集寶爐共觀周典禮寧數漢規模
似續于今盛欽崇自古無繚垣隆象魏穹石峙龜趺
萬卷牙籤秩雙亭翠竹扶山川光拱揖泉井澤沾濡
推本尊師道題名述廟謨佇看戔束帛豈復嘆乘桴
制作先東魯朝廷用大儒愚生亦多幸歸上孔林圖

皇明 南海黃哲謁先師廟 一首

解組辭鄆郭驅車循魯坰前登闕里近端仰素王靈
倚蘭遺芳潔神檜鬱蔥青時化洽千祀奎光浮四溟
多儀殷廟享斯民傳壁經几筵猶設席容秩儼充庭
所念迷途者空瞻明德馨困蒙今獲吝幽悱未遑寧
靡靡寒水至塗塗朝露凝遄回馳驅意夙夜思儀刑

長洲徐源題手植檜 一首

孔庭詵端拜一見檜當軒無根槎僅百尺上閣姬周巘
徘徊再瞻顧宜尼手親移種自闕里地灌以洙泗池
斯文續東壁蘖豈秦火炊念此千載下東家聳高梢
穹碑與喬木林立如廣畦名書御製鸞電雄文炳重離
回頭向東岱御帳高已卑珍培賴衍聖斤斧非所宜
皇天佑吾道綿遠仍若斯維此亦木爾所歆在茲
寰中大山壑庶矣萬年枝

長沙李東陽謁尼山 二首

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峰坤靈在其西顏母在其東
周原敞宏址中有文宣公年深歲復改上雨兼旁風
蒼黃設俎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榱棟半已空
丹青剝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深痛蹙額面發紅
荒苔卧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本穹隆
興替豈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其宗
珠林映貝闕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詎無從
昨逢中臺彥感舊傷遺蹤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

他時按部後爲我酒青驄

長洲吳寬謁聖林一首

兩楹既夢奠斯文光嵬嵬魯城北冠履於焉藏
墓木不可辨合抱十萬章相傳門弟子移植來四方
惟昔治任日相向哭且傷孰知千載下儒者猶心喪
愚生復何幸瞻拜俄其傍去我有周末藹然覿溫良
恕陪游與夏執贄同升堂惓惓東引領夙願今始償
嶧山千仞高泗水百里長何必四尺封天壤俱存亡

前人手植檜一首

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猶存
所存匪他物奇樹當高門相傳籍文字烈火經嬴秦
而此特萌蘖挺然異其群群木繞庭際合抱如雲屯
尋常豈得似鬱然成旋文端如人索綯徽纆紛然分
米芾好奇士於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意與石文均
我來重謁拜欲去尺幾巡維魯多松柏斷度見詩人

徂徠與新甫遥瞻失嶙峋

李東陽次韻一首

孔庭盡烈火廟貌倏更新嗟哉古檜燬僅見孤根存
槎牙挿高空突兀撐重門禮祀嘗及漢官封未汙秦
所貫手親植不與萬木群翻令衆芳茂蓊鬱紛成屯
枯荄發餘燼往代有遺文旦夕或可期今古何當分
雷聲久絶響五月始一聞別茲時雨降遠邇沓覃均
仰高復好古一日累數巡發育豈無地栽培方有人
何年重張蓋翹首青嶙峋

謝鐸次韻一首

大化靡終極萬物恒更新誰其天地間亘古能獨存
嗟嗟手植檜屹立當孔門托根在洙泗歷年自周秦
依然直氣在不與萬木群漢牢實肇祀韓騎不敢屯
鬱彼彼何物禍烈乃斯文崑岡一夕變玉石遂不分

日月動悲慘遠近駭見聞碩果諒不食剥復理則均
我昔再拜之却立爲逡巡栽培信有天廻斡或在人
何當與新廟氣勢相嶙峋

李傑次韻二首

孔廟甫修復規模煥然新獨憐手植檜惟餘根幹存
伊昔挺蒼翠特立當廟門拱把從姬周長養迨嬴秦
奇木世無二紋理自不群松栢列四周環衛若兵屯
鬱彼何肆虐寧不爲斯文素王遺舊蹟榮枯一朝分
我嘗往祭告目睹非耳聞同行二三輩感歎與我均
尚冀復萌蘖旋視知幾巡參天更可竢記述徵前人
豈但嶧陽桐孤高何嶙峋

儲巏次韻二首

物理有代謝陳根仍復新猗歟千年檜乃此枯株存
想當蓊鬱時羽蓋會東門坑焚幸不及自兒述狂秦
豈無四方樹楷杏難爲群上無鸜鵒巢下免螻蟻屯
鱗皴苔蘚跡茫昧蝌蚪文云孰紀顛末嵌壁書八分
我來劫火餘所見異所聞傷哉翰林句感嘆傳成均
南枝幾時復青帝將東巡豈繫孔氏木四海皆門人
會見干霄姿嵬繹爭嶙峋

喬宇次韻二首

聖道炳日月萬古常新植物匪觀美曰此手澤存
移株嶧山麓垂蔭闕里門宮室不壞魯焚燔豈遭秦
孔林材寔多不與群卉群盤拏作龍立蒼翠如雲屯
閱歷數千載尚有左紐文傷哉鬱攸變烈焰從何分
殿庭亦煨燼異事駭見聞萬物有代謝盛衰理則均
靈根定不死元氣相周巡一枯復一榮天意豈在人
陳荄發新蔭岱嶽同嶙峋

李永敷次韻二首

商盥夢不返時代日以新孔庭一古檜手澤此僅存
培植信得地鬱然當聖門書焚樹無恙虐焰經狂秦
山靈為訶護神物自莫群不辱螻蟻穴時來鸞鳳屯
昌辰忽遺燼夫豈厄斯文幽明諒交質此理誰當分
榮瘁徵往代奇事夙所聞聖德極參贊要使發育均
三年未萌糵造物何逡巡願言藉廣蔭終古幸吾人
宮墻限遠道仰止東嶙峋

安成趙璜次韻一首

廟庭幾千載燬矣仍復新大哉吾夫子天地與俱存
不有手植木何以表聖門況茲手親植年所跨先秦
彼五大夫者安敢窺其群龍姿閱冬秀翠蓋當夏屯
對取乾坤象旋成左右文云胡困回祿烈焰起夜分
顧此亦數耳榮枯夙所聞九泉無曲處春意施必均
吊災阻修道東望日幾巡本深末還茂天定終勝人
再挺歲寒標龜蒙讓嶙峋

莆田林俊次韻一首

物理有代謝人事多故新皇王與帝霸在眼今誰存
兩楹久夢奠手植猶廟門紀年繫衰周歷劫經暴秦
九泉絕根曲松桂非其群李趙盛兩見鬱爾蒼雲屯
萌糵百年內左紐還舊文默運自元化一體氣焉分
鬱彼適為虐此酷能前聞枝葉化灰燼禍比林木均
猶餘根與榦周視還百巡蘇枯諒斯在脉理關天人
剛貞候芽茁怒長相嶙峋

固安楊維聰謁林廟二首

驚風飄寒雨秋林淒重陰徘徊曾故墟榛莽成荒林
靈光亦已廢闕宮詎及今巍然夫子宅殿廡何嵚嶔
往昔講禮處易世猶來臨斯文信在茲墜緒誰復尋
履舄化既久絲竹無遺音仰瞻數仞墻惕厲感我心

莆田林鉞謁林廟二首

猗彼宣聖林完完夏屋封蕃卉烏擗天沃澤光隆隆
外有聖土墳崩毀頊蒿蟲惟靈浩浩既氤氳滋青蔥
群森亭遐祀徽材奚能窮穹廣芬郁彌時至游鳳龍
況求謝剪飛復零雨露洪豈彼灌棫然卑化荊棘庸
結根但不迷華實茂鴻蒙
秉節戾魯甸岱瞻尋穹蒼膴眺春秋臺蕩邈鳳凰岡
登遊弗倦路奮身洙泗鄉長怨簡冊濁降思循宮墻
齋明俛階阤賓躬日無望企教祚世弭求邁德愈彰
經道日月流松柏摩天荒馨香雲沕穆回昭泗澤流滂
但傷湍瀾遠竊潤怨誅行洪覆荷無類聖遠時靡常
於微小子爲藻服升斯堂衷懇設神教濯世祐其良
享化格天大順岡野群麟凰

天水胡纘宗謁廟　三首

鷄鳴起盥漱平明登宮墻對越杏壇下環珮肅鏘鏘
東芹湛桂醑至馨澈崇堂旅獻列臺使松檜錯冠裳
百拜意未已瞻顧徒洋洋闚戶恍有見闔戶忽無將
仰聖歷千祀龍去何茫茫

巖巖泰山高混混洙泗深杏壇依古檜不見絃與琴
遂令千載下空懷尼父吟回點不復作雅頌無遺音
瑟今復絕響輾轉傷人心陰陽有天地詩書無古今
黽勉學顏子所樂何能尋　一　右杏壇
蒼檜何鬱鬱天地培其根手植未千載高出數仞垣
援琴息檜下枝葉時翩翻廟災檜亦火枝甦葉復繁
顯晦豈無數榮枯應有端重來謁闕里攀檜夫何言
但願檜復發陽和回至坤　一　右手植檜

江東陳欽謁林廟　二首

逶迤出周道迢遞度雲岑聖門若天遠詎謂路可尋
幸茲偕同氣翩聯走脩林拜稽杏壇下一寫平生心
登堂瞻扆鳥恍接聲欬音循階悼靈檜手澤良已深
低徊不能去感戀盈中襟欲頌難爲言翹首發謳吟

陳鎬同謁次韻　二首

泰岱冥東服九州拱千岑鍾爲吾夫子壁立逾萬尋
其宮高既如天其從固如林秉彝有彼好終古茲同心

況茲棲神地，過化聞遺音。明明日月光，浩浩江海深。竊此隙勻餘，何能領冠襟。永言共鞭策，六籍窮披吟。

林俊謁聖林 二首

魯阜盡陰翳，孔陵多景光。乃知泰嶽下，中有元氣藏。不容道何病，世代餘褒章。滄桑互變滅，若斧居一方。玉書護林木，樵採誰敢傷。兒孫麗千億，宿纍聯近喪。譬如天之樞，衆星拱其旁。精神感會聚，嗣述俱質良。磬折禮讓素，金絲誰家堂。我生百代後，瞻奉茲始償。悲谷日已夕，執役必逾長。麟泣動宿感，大雅傷詩亡。

張璧謁廟 一首

北上過濟州，望光促行色。朝驅河上車，暮憩魯中宅。平明躋闕里，零雨洒巖柏。淙淙泉石清，皚皚霜木白。翁仲羅庭墀，檀欒蔭窗隙。山空滑祠壇，林老斷荆棘。神路邃且長，亭殿丹以碧。拾級轉逶迤，斂衽還躑躅。游衍成壯觀，夢想自疇昔。山川殊精靈，典章豈陳迹。封樹何鬱盤，躍亭幾登陟。向來慕勝境，及此遂良覿。臨眺歷豈愜，展拜氣方息。還遶楷林木，雨露正培植。逶探洙河水，流波乃潤澤。有如聽金絲，復若獲珙璧。卓哉賢聖林，列茲禮義國。世守良裔孫，詩成付新刻。徘徊恒顧瞻，鑽仰即修飭。天地繪何能，泰山有玄石。

江陰張袞謁聖林 一首

晨興八東冠，帶齋沐清心。魂逶迤遡邈，矚仰止聖之門。青松夾廣衢，峩閣拥長參。中有夫子域，隆隆魯高岑。嘉木產異壤，騈植成崇林。緬懷弟子意，奚啻丘壠心。事師托喬木，羅賢呈球琳。鳥飛不敢下，豹變能已深。真宗一駐蹕，輦路流芳陰。古堂奮逸響，騷客揚哀音。異時霸王業，世換各遂淪。宮殿既已隳，材木亦已薪。榮華歘消歇，道德會清真。立言賁群籍，垂憲數千春。化工區草木，雲雷著經綸。天地自不息，古今孰與倫。聽拜不能去，嘆息於獲麟。

東海蔡潮謁林廟 一首

宣聖曾所生功化彌九有時哉值周末道脉天同久
我知聖卽法謾論尼山阜元氣自流行轍環豈云偶
春秋日絕筆天係麟獲否潮也東海人仰止斯文後
分席悵愚昧寸心懸北斗瓣香萬里馳肅肅怏奔走
秋陽江漢思謦欬儼如受平生所見聞泰山真一抔
含情睠松楸跡躡幾回首願廬洙水側夢寐循循誘

安成鄒善謁聖廟二首

聖聖傳此心大成屬夫子懷德亦何深頻年趨闕里
宮墻信巍巍數仞安足擬未窺好學門寧知作聖址
眞廷述精一周室師敬止無言律天運不舍法逝水
賜也雖云辨天從測其涘惟茲皜皜訣濯暴得眞髓
泰嶽仍齊雲泗沂還徹底悠悠二千年誰爲振遺軌
濂洛源同濬會稽聿並峙識仁與致知言殊趨一爾
嗟予承嚴訓弱齡探至理四十尚無聞修途浩靡靡
感來作與并脂策敢云弛銘心在默識求肩盡餘齒

江東馬從謙謁聖廟二首

遠阜驅塵轂孔門紀勝遊岱雲封劍履海日掛松楸
吾道歸東魯天心愛晚周杏殘猶帶雨檜老却成虬
忽聽玄英起遥凌紫翠浮炎埃坐消歇風落萬山秋

上虞朱袞謁聖廟二首

垂齠習文字已知仰夫子頻年三十餘始來登闕里
百拜輸夙誠精靈不俱死新杏圍舊壇壞壁沒遺址
尚留手植檜孤撐異文理分明斯道源活活洙泗水
尼山一卷多毓秀誰與比泰岱寔主張人文鍾於此
天不開日月萬古長夜裏衮冕不爲崇龍宮不爲侈
世教垂無窮廟食曷有已徘徊瞻顧間陟躅二千紀
何幸逢大觀光風襲人美讀書不來茲那得破疑似
還須登奎文一覽刪書矣

嶺南湛若水謁聖廟二首

悠悠宇宙內斯人獨長勤誰立萬古心所賴大聖人
六籍開知見耳目長得新元氣豈岳降此地傳紱麟

佳氣遠張藹況乃親炙存杏壇流時雨高第集如雲
當時侍講席所志皆求仁仁也人心耳五十愧無聞
稽首奠心曲誘衷希聖神

邵經濟謁聖廟二首

王風久不競斯文在宮墻麟出一復遊鳳鳴徒鏘鏘
鑄顏其庶幾由也亦升堂相將被章縫豈慮玄衮裳
道德日皜皜江海時汪洋百王殫尊稱至聖肆所將
日匪尼山靈天地終迷茫

江右尹臺謁廟二首

肅穆祇玄覲齋滌陳素虔巍宮高軫峻極測深窮淵泉
大哉聖神德萬類均陶甄洪纖既并冐今古疇戾愆
恭惟生人理有開象帝先闡天示性牖宣藉聖功宣
睠昔夫子作日丁時數邅五三道方墜系若綴旒懸
六藝微言寢百氏競厖喧皇極既棟仆儒構因榱顛
豈無文武澤湮竭誰浚沿黎黔嬰禍穽戰爭同跕鳶

閔閔姬旦邦經制存空編夫子生其壤舉趾憂陵褰
仕魯身既黜思周道豈旋遺聞感述作簡袠何浩繁
刪修輔人紀大法炳臒丹魯史二三策褒誅在一言
我生千世後聊默窺壼穿洪瀾洒勺潤洞挹難窮涓
幸以軼輪稅獲睹廟貌嚴金絲雖暫響羨墻宛覿聽
教鐸揚誰嗣庭除胥孤壇載觀左紐檜攬淚交潺湲
永願洙泗流億祀宣閟壎緬邈企陟降營魄迴穹煙

吉州張程謁聖廟二首

捧綍趨東郡摳衣仰大成乾坤開棟宇日月與崢嶸
綺殿丹青潤戟門粉黛呈英賢紛俎豆嗣續累簪纓
泰嶽雲長護洙源澤愈泓靈分昊帝勝雄峙魯公城
祀遍皇輿重規先闕里宏豐碑盈戶牖遺像見墻羹
酷虐悲秦火褒崇展漢牲一玉音含雨露螭首覆瑤
瓊奎閣光騰千金堂夜啟聲山頹文未喪麟死道常
明檜幹蒼虬色杏壇春雨鳴舞庭干羽奕人里絃歌
鏗鳳德芳愈久龍飛運屢更右文隆

聖典兮藻慰平生陟降冠裳集鐫題漢魏精徘徊延夕
景登覽勝蓬瀛美矣天難企惕然內自驚願言敦至
德濡素永為盟

閩中蔡經謁聖廟 一首

太極隱混沌陰陽闢元始徂徂復蓁蓁疇焉振人紀
絪縕羲黃間此道平如砥精一紹迺傳周文季其軌
陵夷歷春秋不絕如綫耳尼山久鍾靈天縱吾夫子
上以繼百王下以開千祀垂教在憲章翊世遵倫理
日月並貞明天地無窮已巍然見宮墻幸茲趨闕里
穆穆瞻聖儀肅肅薦蘋芷斯文予何人勗哉爾多士

崑山顧夢圭謁聖廟 一首

尼丘孕元聖宇宙垂六籍風移有淳漓文在無淪斁
慶雲翊崇宮芳蓀羅故宅絃誦誰則聞吁嗟問遺迹
象賢修禮物明禋報豐德雖隕郊西麟永耀壇前植

六十三代孫貞棟陪鄭明府材葛郎中曦謁祖廟 一首

安肅與平昌聖門兩弟子生髮讀孔書結髮事明主
行役在泰山連鑣趨闕里入郭謁宮墻出郭拜陵址
自幸千載下展敬遂仰止遲迴廬墓堂懷賢曷能已
登閣望尼防指點煙霞裏道脉信如斯泠泠洙泗水
別去兩無言黽勉各自矢

莆田陳經邦謁林廟 一首

斯文天未墜夫子起追尋異質標河嶽鴻裁照古今
千年王祀報六籍聖思深遲入麟蹤里還趨馬鬣林
藏書留故址曳杖想遺音曾士猶觀禮門人昔治任
檜存周季色松結漢時陰峻閣奎文在孤亭御蹕臨
鉤衣寧有草巢樹獨無禽道脉過洙水宮墻並泰岑
緬懷大種邈永歎哲人沉莫惜低回久彌懸仰止心
一蕭條曾城隅見此馬鬣封洙水抱寒原楷樹猶蒙
茸往代迴鑾輿盟薦蒿萊中知德良有徯吾道詎云

窮落景兆雙碣心喪迴悲風賢哉端木氏築室有遺踪

錫山龔勉恭謁闕里 一首

夙昔抱微志夢寐見宮墻揭來入東魯敬謁闕里堂
廟宇瞻遺像萬古仰冠裳杏壇垂教澤金玉聲鏘鏘
手檜握元化榮枯繫興亡始信聖人道實同天地長
五十愧無聞對此徒望洋敢不益努力尚趣秉燭光

江夏郭正域謁聖廟恭紀 一首

太極判鴻濛中天産玄德當年不執政今日奄魯國
石龍蟠兩楹璉階接前闕古檜出雲根生前親手植
鱗甍儼帝居丹壁繪兩翼人間帝者師世更幾萬億
上殿瞻周冕猶見申申色壇上杏花紅林前洙水黑
元氣何龍蔥百里無荊棘吾道日月明中天自不息
世若無六經長夜渺難測云胡倡披子淫辭恣相蝕
不識造化心欲毀萬古則予來自辟雍誦讀勉不惑
稽首望天階思以酬罔極 以上共五十首

詩 五言律

唐 玄宗經鄒魯祭孔子而歎之 一首

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
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張說應制奉和 一首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驂過舊宅鳳德詠餘芬
入室神如在升堂樂自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張九齡應制奉和 一首

孔門泰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爲明主思
恩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今在茲

韓翃送故人孔公歸魯 一首

魯客多歸興居人悵別情雨餘衫袖冷風急馬蹄輕
秋草靈光殿寒雲曲阜城知君親省後少婦下機迎

翌全

元　謝彥賓謁聖廟一首

聖道遺宗主干戈隔歲年相傳周禮樂魯是魯山川日月靈光古乾坤氣象全東家典刑在喬木翠參天

楊惠謁聖廟一首

分符適東魯喜到聖人門洙泗清流遠尼山紫氣屯過庭遺訓在入室古風存治代極崇祀承家有孝孫

皇明　河東薛瑄詩禮堂一首

洙泗趨庭日相傳自世家三千惟有敬一語自無邪喬木參天色猗蘭繞砌花遺風從此地化雨被無涯

李東陽謁聖林一首

古木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思深周雨露儀識漢衣冠駐蹕亭猶峙巢枝鳥未安斷碑叢棘裏無路可尋看

彭勗謁聖廟一首

魯國空榛莽巍然闕里存年深檜愈茂世遠道彌尊地湧奎文閣天開毓萃門承家遥世數六十代仍孫

毗陵唐順之送孔上公助祭太學歸闕里一首

國喜嘉賓至人攀上客行來觀周室禮去入魯王城新衮山龍炫餘堂金石鳴聖朝稽古意待爾示諸生

衍聖公承慶題擊蛇笏一首

傳家何所有槐笏至今存不假朱雲劍能殲白帝魂姦邪皆遠避魑魅自驚奔要識剛風在須看遺淚痕

瑞陽熊相謁聖廟一首

闕里環洙泗新城喜屹如今為天子使昔讀聖人書文獻徵商後園陵訪魯餘徘徊不能去日暮強登車

前人手植檜一首

夫子庭前檜傳來夫子栽霜皮皆左紐野火漫餘灰翠色滋壇杏虬根上石苔斯文應未喪重發待時來

衍聖公弘泰遊魯泮宮 二首

雨餘無事自情思正悠然曲徑連芳草高臺鎖暮煙
幽芹香馥馥皓月影懸懸魯泮閑遊處何須畫輞川

林俊謁聖廟 二首

古來風雲會乾坤僅此祠直於堯舜上自可帝王師
魯相席魯暖齊由蹟許奇筆誅餘亂賊未謂不逢時

莆田鄭光琬謁聖廟次林見素韻 二首

魯殿崇新制奎光照近祠乾坤元氣會今古帝王師
洙水源依在尼山跡故奇遺風垂仰止衰鳳感當時

白水王謳謁聖廟 二首

禮法尊仍肅遺容獨此堂風雲猶有氣天地自無疆
神化垂千古衣冠拱百王生平仰止意彷彿見羹墻

張袞五月五日陪衍聖公祭先師廟 二首

鸞鳳翺蹌地笙鏞迭奏時千春王者祀百世聖人師
黍稷昭芬苾宮墻勅碧滋上公詩禮在纁帛映孫枝

許彬題詩禮堂 二首

共說趨庭處全勝問道初寸心知景慕萬里事幽探
豈但聞三禮還看學二南高山頻仰止隔座挹晴嵐

濠人張國紀謁林廟 二首

誦法自齠年瞻依遂此緣宮墻參日月林木護雲烟
魯衛轅無定周秦文有鐫重城誰鼎立卜築顯分壥

李松謁聖廟 二首

聖德同天地瞻依像儼然壇高有遺響樹古不知年
奎閣凌雲外尼山突眼前此行符昔夢回首憶群賢

南陽曾守約謁聖林 二首

昔拜
仁皇陵今謁宣尼墓豈無山水觀良爲根本故君師萬

世賴遊豫諸侯度作詩匪工言聊以紀行路

太倉張寅謁闕里 一首

九月謁文廟兼逢九日良衣冠來聖裔俎豆薦芹香
擬聽金絲壁重登詩禮堂古碑讀不徧苔蝕半蒼蒼

虞谷姚文炤謁聖林 二首

路遶宣林靄築存子貢塲聖靈通耿耿佳氣護蒼蒼
吾道乾坤在斯文龍鳳藏久懷雲物迥何幸一登堂

前人謁洙泗書院 一首

道出乾坤外院留洙泗間麟蹤不可見鳳翼幾時還
禮樂嗟新定詩書憶舊刪百川紛坎起正派在曾顏

鄞邑陳沂謁闕里 一首

歎逝文猶在哀窮道自尊兩楹雖夢奠百代仰生存
圭璧榮鄒邑宮墻阻叔孫願予千載後亦造杏壇門

憶昔尼山下栖栖數畝宮服從周典禮官作魯司
空道起春秋日功垂宇宙中子孫千萬祀不與帝王
同

前人謁啟聖林 一首

路去防山外林當泗水前五衢知墓隧四尺表封阡
植木風霜舊題碑世代遷降神周魯日河嶽尚依然

谷平李中謁聖廟 二首

橋上飲洙水人間洗俗腸欽承
皇帝命喜到聖人鄉風送鈞天樂月明詩禮堂幾年瞻
望遠今日拜宮墻

仁和馬三才謁聖林 一首

叢林通路曲古木帶雲平寂寂居廬處猶懸子貢名
防山尋脉遠泗水遡源清何事無巢鳥千春有鳳鳴

一野色散春靜松陰覆道舒不緣尼父墓誰過魯公
墟木雜周秦樹碑殘漢魏書有亭名駐蹕百日候龍
輿

王璜謁聖林　二首
憑秋弭俗節展拜肅晨趨雲白摇文岫宮墻儼道樞
鳳枝元謝棘麟篆不侵蕪洒上千年意遥遥欲薦萸

莆田鄭芸謁聖林　二首
泰泗環神宅萬年道在茲秦皇空逐兔宋帝再生芝
楷檜連雲合荊榛當穴無蕭蕭風葉下瞻拜有餘思

順陽李蔭謁聖林　二首
暫税風塵駕來茲謁孔林洙流尚清淺楷木正蕭森
日月存吾道蘋蘩薦此心因之瞻泰嶽終古並嶔崟
一歴年已千祀高塚自攸寧道在天齊壽神棲地轉
靈胎翁披栢翠石獸鎖苔青輦路今猶在宸遊定幾

經

新安羅文瑞謁聖廟　二首
久遊鄒魯邑屢讀孔門碑禮樂百王法文章萬世師
庭懷趨鯉日道憶泣麟時四海崇儒教清風長在斯
一以上共三十六首

詩　七言古

元　趙孟頫題擊蛇笏　二首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
異正氣憤激生於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
民志郎今桄木一尺強氣象凛凛含風霜子孫守之
慎寶藏絶勝象牙堆滿床

皇明　程敏政尼山高一首贈孔公俏

尼山高高峰峭千年孕此大聖人聖人一去聖澤新雲仍玉樹何振振公伯先生號賢者韋布不沾京洛塵生時分植祖庭檜花萼于今六十春蒼然勢欲凌秋旻朔方吹地才一日先生呋坐開芳辰戲綵見孫竹逮身携壺陸續來親賓松高一紙馳獻壽知有內翰聯佳婿新詩在眼酒入唇先生陶然嘯烏巾家山喬木色不改百歳願作無懷民

李東陽贈張主事潛奉使闕里取衍聖公及三氏子孫赴京觀　幸學禮 一首

漢家天子臨辟雍日孔氏雲孫應時出關西俊士東曹郎奉使南來馬行疾長安雪後開新霽曉見山川鬱蒼客經心道路遠逶迤翹首殿庭高崒嵂百年盛典聞褒䘏萬古遺經重刪述極知禮樂超唐宋冕十二旒庭八佾平生仰止在宮墻真見升堂還入室杏壇絃誦想三千童冠舞雩思六七顔祠孟廟皆吾黨近者數弓遥一驛會陪圭組導衿裾歸向虞廷拜天秩

喬宇謁尼山 一首

魯城東去多峰巒川原繚繞蟠尼山坤靈古洞懸高刻危磴隱隱松蘿攀宜聖宮墻久傾圮雙龍石柱荊榛間我來駿奔獲瞻拜左右階陛羅衣冠傳聞往代事請禱實生春質昭八蒙吁嗟此事亦茫昧聖作自與造化關唐虞世遠周轍降淳朴既散無全完斯文在茲吾道幸氣數否極終當還泣麟悲鳳身已老手取六籍親修刪經書禮樂並覆載彝倫敍矣民生安素王食報固當爾雲孫奕世真象賢祗今廟貌兢剎落徙發歔欷淸涕潸何當穹窿煥新製萬古千秋崇聖賢

李松謁聖林 一首

齋心展拜先師墓森森夏木垂濃陰鳳凰有時集嘉樹凡鳥不敢巢深林千年想像獲麟操三嘆繫節猶

蘭吟梁木頹兮哲人萎廬墓乃見師生心我來弔古
增感慨聊賦短章留雲岑

濠人胡一化謁林二首

魯城之陬夫子墓萬木鬱蓊衛古路防嶧諸巒盡拱
衆五老嶙峋亦回顧月明華表鶴遲歸享堂晝靜雲
閑飛隧道掩映檜栢裏衣冠來往皆由此岱宗巖巖
發脉長洙流合泗同一水靈山名水兩纏綿元氣氤
氳幾許年天啟斯文紹道統地留故宅會良緣緬思
周季王澤竭亂賊炬光誰撲滅維時尼父應禱生日
麗中天還皎潔極知至人迥絕倫更聞至德必有鄰
從遊被化三千士速肖傳心七十人騑騑周道不復
轂歸與歸與樂教育獲麟西狩已矣夫兩楹夢奠壞
梁木馬鬣其封形巋然子爲昭兮孫右穆駐蹕名亭
紀幸遊廬舍有基再修築子孫振振復繩繩蓬顆纍
纍爭相族以嗣以續雲仍來春雨秋霜祀禮肅仰瞻
遺澤藹芬馨今古佳城稱寂獨嗚呼聖人一去二千
載墓也迄今乃在茲不見聖人見其墓悠哉何已矣

墻思躋峙德容昭陵降此心儼若生存時徘徊盛跡
動長喟何事榛除鳥別枝大道運行寄身後異端芟
艾鳳來儀道不朽兮地自若魯陵幾見黍離離

詩 七言律

【唐】劉滄過闕里一首

行經闕里自堪傷曾嘆東流逝水長蘿蔓幾凋荒壠
樹莓苔多浸古宮墻三千弟子標青史萬代宗師仰
素王蕭索風高洙泗上秋山明月夜蒼蒼

【宋】邵堯夫謁先聖一首

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
內妙出世間繩墨餘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
功夫大哉贊易修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

〔金〕党懷英謁聖林 二首

魯國遺蹤墮渺茫　獨餘林廟壓城荒　梅梁分曙棲霞影　松牖回春月駐光　老檜曾霑周雨露　斷碑猶是漢文章　不須更問傳家遠　泰岱參天泗水長

陳國瑞題尼山毓聖侯祠 二首

承詔尼山龍錫封　爲言毓聖特褒崇　五峰鴈列岡巒秀　一洞龍蟠氣象雄　河潤因知流澤遠　頂圩猶見肖形同　生民未有如夫子　報典春秋代代隆

巍巍雄鎮倚晴空　一抹烟嵐黛色濃　深谷半含金翡翠　層巒高挿玉芙蓉　雲開虎洞淸溪遠　雨卧龍碑碧蘚封　三獻禮成閑竚立　手捫日月思從容

〔元〕楊奐謁聖廟 二首

會見春風入杏壇　奎文閣上獨凭欄　淵源自古尊洙泗　祖述何人似孟韓　竹簡不隨秦火冷　楷林空倚魯城寒　飄流蹤跡千年後　無復東西老一簞

盧龍韓文獻次韻 二首

萋萋野草半雩壇　回首尼山一倚欄　空想文風復東魯　豈知俗學尚申韓　虛堂晝寂禽聲雜　高閣香深檜影寒　樂道獨憐紫陽子　忘情軒冕羨壺簞

上谷劉翊次韻 二首

乘閒策杖上郊壇　絶勝登樓靜倚欄　千古遺蹤思孔孟　百年雅集數申韓　泉通鰲背波紋冷　月照龍門夜色寒　此去關西有東魯　柳塘沙路走壺簞

蓬山劉惠淵謁聖廟 二首

七十皇皇席靡安　周流列國始旋轅　發明天理見經旨　整頓人倫定亂源　比德唐虞賢更遠　齊仁覆載道

彌尊君王師範渾無報世世榮封裕後昆

皇明

太祖高皇帝面命曲阜縣世職知縣孔克伸題蔣山二首

壓盡群山素有名巍巍雄峙獨崢嶸數峰碧玉朝天闕一帶螺屏映帝京雲實雨晴龍虎現月巖風暖鳳凰鳴應知聖主無疆福日聽崑崙萬歲聲

崇德貝瓊逺衍聖公希學還闕里二首

星劍光芒萬丈騰賜書連舸出金陵鷹逹青塚天將雪馬渡黃河夜已氷博士經存終漢出上公爵重自唐升喜聞手植庭中檜翠接東蒙第幾層

三呉錢溥謁闕里二首

宦遊中外四旬多老去今從闕里過三氏共存周典禮諸生不廢魯絃歌道行直與乾坤久自絶其如日月何一瓣心香知報處六經遺訓耿難磨

江陰呉啟謁聖廟二首

德配乾坤冠百王儼然遺像謁春陽杏壇已廢琴聲久檜樹猶含手澤香道在六經垂萬世教明五品正三綱平生久仰酬深願彷彿當年立孔墻

張麟謁聖廟二首

道德巍巍聖乃神乾坤無不藉陶甄三千禮樂扶名教二百春秋正亂臣落月每懸庭檜晚光風長抱杏壇春得瞻聖像何多幸敢把微名與勒珉

謁聖廟一首 二名氏

周室東遷嘆黍離篤生玄聖在當時六經載籍斯文
主萬代攸宗王者師慶衍魯邦綿子姓轍環天下仰
容儀趨來瞻拜門墻下得遂平生願學私

太原陳璧謁林廟一首

仰懷闕里廿年餘茲喜觀遊遂所圖廟貌凌空天地
老寢陵鍾秀古今無泰山北望饒千仞滄海東看衍
一隅何似聖門垂澤遠子孫孫子道相符

汪舜民謁聖林一首

杏壇北去無多路泰嶽南來第幾峰大地一朝收間
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世題碑迹
可尋獨幸遺經能載道至今不朽淑斯人

黃仲芳謁聖林一首

路入洙橋一徑幽素王古冢幾千秋山連岱嶽祥光
迴樹入青齊紫氣浮華表鶴鳴來故宋穹碑鳥篆本
東周鯫生何幸躬瞻仰薦罷蘋蘩愧自修

徐源謁闕里一首

廟庭曾拜學宮傍今日真登闕里堂六十代孫隆聖
澤三千年柏聳穹蒼題名石刻多文字駐蹕亭來幾
帝王濺濺乾坤誰共久尼山顏色秀東方

四明金湜謁聖廟一首

複攏重崗走百靈堂堂東魯建宮庭千年道德垂天
地萬古文華炳日星泗水遠連洙水碧尼山常對泰
山青入門端拜秋陽裏正脈追尋在六經

關中劉大夏初至河上謁闕里一首

數仞宮墻登大觀古今人物及門難自憐老去頻翹
首却喜東來一倚欄棟宇巍峩高泰嶽江湖迢遞望
長安使臣不解平河術敬把遺經仔細看

范雯謁聖林 一首

鬱葱佳氣晝沉沉廿里如雲屬孔林路接龍門連草
色塚封馬鬣護松陰樹無蕃棘連蒼漢鳥不營巢足
好音千古神明鍾秀地此生何幸一登臨

沈鍾謁聖廟 二首

巍巍聖道日中天闕里宮廷廟貌妍萬古斯文開宇
宙千年喬木蔽風煙追尋洙泗源流遠瞻仰門墻拜
跪便幸與此生償此願此行端不是徒然

五十八代孫公恂陪

駕幸大學釋奠賜宴 一首

聖主崇儒幸辟雍鑾輿曉出大明宮千官侍從橋門下
三氏趨陪殿陛中宴賜黃封人盡醉衣頒文綺寵偏
隆吾家世世承殊渥祖澤
君恩詎有窮

李傑謁聖林 二首

玄宮開向魯城陰秋色蕭然萬木森雲氣尚疑悲曳
杖風聲猶似哭治任周秦古刻碑文斷洙泗清流世
澤深輦道有亭名駐蹕翠華何日更來臨

李東陽曲阜紀事 一首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烟火無庵
觀三氏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
碑存憑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喬宗謁聖廟 二首

碧松蒼檜素王庭閣上奎文見六經三月齋居嚴陛
降九重禋祀薦明馨芹風影散清波滿杏雨涼生渇夢醒
多少華纓歸禮樂夜來芒色麗繁星

李兆先謁聖廟 二首

日色荒涼秋氣陰斷碑遺火貫追尋空亭漫駐前朝
蹕敗壁希聞太古音道德秖應天作配衣冠時有士
如林宮墻不逐飛烟滅依舊瞻依萬仞心

喬宇謁闕里 二首

南沂西泗繞晴霞北岱東蒙擁翠華萬里冠裳王者
會千年鄒魯聖人家高林蔽日無巢鳥古碣埋雲半
土花瞻望宮墻空佝僂敢從滄海問津涯

孟桂遊尼山 二首

尼山西望魯靈光毓聖山川迥不常虎洞窈深蟠地
軸鵲橋平遠接天梁嘗聞一邑絃歌響敢躡三千弟
子行更有後來刪述事仰高微意在穹蒼

程敏政望闕里 二首

尼山東下鬱蒼蒼去路都無百里長何日禮文陳俎
豆一宵清夢繞宮墻孔林豈用堪輿說周典應多掌
故藏心口自慚還自語進修何日敢升堂

邑人魏紳陪祀 二首

大舉明禋祀上丁春雲閣雨曉寒輕盛時禮樂今全
備闕里衣冠盡老成主獻精誠金石貫在天靈爽日
星明鄉人便道叨陪祀疎淺何堪一幸榮

河汾王珙和前韻一首

庭燎熒煌祀仲丁金爐香爇瑞烟輕禮陳俎豆終三
獻樂奏簫韶至九成主鬯宗祧歸衍聖褎崇吾道謝
皇明相維喜有天朝客孔廟增輝士類榮

泰和羅璟夜入魯城一首

歸德門前倦馬鳴衣冠燈火遠相迎千年禮樂今猶
古萬古人心晦復明月色輝輝天所鑒風光淡淡聖
之清宮墻下馬從容步不盡平生仰止情

五十八代孫衢州公易拜祖廟一首

孔氏宗支一脈傳派分兩地豈徒然君臣大義扶持
重祖禰先塋護守堅魯北巳承宗子爵江南難舍舊
家氈百年有幸躬瞻掃忠孝于今喜得全

廣平張敏尼山一首

不到尼山又八年重來風景尚依然智源水遠東還
魯顏母山高上接天木落空林明晩照鴈銜寒雨下
秋田偶因聖誕來瞻仰紅葉黃花處處鮮

五十八代孫公璜陪李相公拜祖廟一首

古木參天黛色新祖庭深處逈無塵千年道德猶宗
聖百世絃歌尚有人花戰東風承化雨樹留西日靄
陽春遙遙旌節躬瞻拜幸接清朝老縉紳

又祖庭述事一首

一王端拱自唐封天為斯文佑聖宗六十世長人衍
聖二千年古樹蟠龍祠增籩豆新人物像設衣冠舊
禮容遺跡尚留壇杏在春深紅雨落花濃

又祭尼山二首

毓聖名山衆所宗錫封作鎮獨稱雄林深文德來鳴鳳洞古坤靈起卧龍種玉春耕紅雨地採芝秋倚白雲峰幾回廟祀躬瞻拜庭燎煇煌接紫宮

又祖林懷古一首

寒食重臨駐蹕亭儼然企仰聖遺形水通洙泗源頭遠山擁尼防秀氣青馬鬣鳳雲開輦路螭頭苔蘚護碑銘文楷古木成孫子挺立層霄億萬齡

河間李時逶衍聖公還闕里二首

聖主臨雍出紫宸上公承召從朱輪衣冠兩度逢殊典禮樂千年重大倫聽講坐依龍衮近拜恩歸賜錦袍新歌成振鷺情何限東望尼山萬古春

麻城曾大有謁闕里二首

闕里瞻依願已償秋陽皜皜見重光麟踣尚憶經秦火鹿走猶聞祀漢王萬古雲仍綿世胄四方文軌接封疆尼山仰止馨明德可是周原黍稷香

廬陵陳鳳梧謁闕里三首

孔庭佳氣曉氤氲絲竹清音細細聞木鐸當年施四教經笥此日秘三墳杏花香散壇前雨檜樹光凌殿外雲陟降從容瞻仰地一尊玄酒薦新芹一謁廟

佳城十里擁岑樓洙水環橋日夜浮翁仲苔深蝕風雨碑銘篆古結龍虬休徵尚記靈芝草異事猶傳白兔溝楷木有文應獨產兩間清氣此中收一謁林

嵯峩傑閣入宮墻上有雲梯百尺長丹碧九霄明月牙籤萬軸映奎光滄溟俯視東洋外岱岳平臨北斗傍何幸登高豁心目願從聖道竊餘芳一登奎文閣

山陰諸大綬謁廟二首

半生常念此心同何幸親瞻數仞宮身以周流回叔季道從祖述契洪濛綱常日月明天上仁義江河流地中仰止殷懃陳澗藻鄙夫欲叩愧空空

石首張璧望闕里二首

持衡南下
帝上州返棹還過太白樓正憶孔林頻在望便從東國遠相求宮墻合轉重霄上洙泗須尋活水頭最是平生瞻嚮地不辭風雨載登遊

林俊曲阜紀事次李文正公韻二首

瞻望魯應過里門二方民俗此還敦家承巳振聞詩嗣道寄猶憐述聖孫徃日諸生絃誦在當時親廟典刑存未緣接席摳趨下東魯遺風得盡論

莆田鄭大同謁廟一首

半生浪迹苦無成不負初心是此行得入宮墻瞻廟貌兼於洙泗濯塵纓壇空想見杏花色壁古猶聞絲竹聲讀遍殘碑雲雨霽尼山東望眼分明

林庭㭿謁聖林二首

曉漏疎星傍啟闢朔雲晴日獨登壇素王祠下頻稽首洙水橋邊更倚欄龍輦路深苔蘚合鶴巢松老露華寒青山玉匣知多少陵谷桑田竟渺漫

青陽施篤臣謁廟二首

平生寄迹華山下何意乘槎泗水頭天為古壇留雨露人從老檜見春秋西周不返東家在喬木依然故國休無數殘碑讀不盡更將宜父問虛舟

陳遷謁聖林二首

遥瞻華表墓南邊松柏蕭森不計年泗水源從洙水落尼山脈與防山連穹碑篆古昭先聖享殿香浮拜後賢宋帝當年曾駐蹕至今輦路有龍烟

張繼孟謁聖林二首

四十八年霑聖澤佳城登拜慰平生文章今古開長夜禮樂華夷仰大明墓上松楸含翠色天中日月並鴻名不才久竊東藩祿願祝陰扶主德成

成周謁聖廟二首

十年宦轍聖鄉來泗水尼山面面開自古綱常歸此地到今典籍未成灰遺蹤隱隱看流峙生氣洋洋欲化裁登拜令人消鄙倍當時綏動莫疑猜

張寅登尼山二首

群山環峙插層天五老峰高瑞氣連碧草廟門嘵齧秋青山深木萎何年雲移河漢川流在洞隱坤靈石榻懸天使隙間光不滅肯教長夜道無傳

湯紹恩謁聖林二首

馬渡沂河入聖林徘徊道岸慰遐心泗洙易脈分天地尼岱蟠龍鎮古今經籍不隨元氣變鳳麟誰種後程深吾人欲識真消息須向無言處處尋

郴陽范輅謁聖廟二首

曲阜停驂豈浪遊直尋泗水到源頭細看聖跡存秦漢翹望文光射斗牛逝者固知無晝夜巍然猶喜有春秋杏壇手植虬龍狀種植何年傳自周

朱組謁闕里 一首

宦遊東行闕里遊猶聞教鐸滿皇州萬年禮樂資斟
酌百代君王啟範模聖德光輝存廟貌寶宮煒燁鎮
山丘升堂展拜巖廊下宿昔忠誠願始酬

鄧直卿謁聖林 一首

千章喬木氣蕭森冬曉停車謁聖林文運遠同元運
遠洙源深與泗源深亭虛魯殿真宗蹕廬把猶存子
貢心精蘊不磨霄漢麗炳然星日至今存

宜陽王邦瑞謁闕里 一首

萬古斯文元在魯宮墻外望與天巍並觀堯舜賢於
遠始作春秋意更微日月自能垂廟貌溫良猶得覩
光輝平生大幸趨蹌地日暮瞻依不忍歸

閩人鄭崴謁林廟 一首

雲外驅車過魯東環墻數仞啟深宮仰瞻幸展瓣香
敬大造殊懷萬世功漫道潛心顏氏獨須知願學孟
軻同春回古檜花開杏道脉元和天地通
破曉巾車拜聖林露華雲氣濕衣襟尼山正脉頻回
首洙水真源足洗心地勝轍看虛輦路苔荒痕自上
碑陰幾多青塚麒麟卧誰與乾坤並到今

姚文炤謁聖廟 一首

浪跡十年心事違宮墻此日慰瞻依繞壇紅杏垂垂
發依樹白雲冉冉飛歷代典章存石刻重樓經史動
星輝摳衣階下賢孫共却似趨陪庭對時

周昌齡謁聖廟 一首

幸入當年數仞墻登堂彷彿見輝光五六經刪述垂千
古一貫精微憲百王鍾秀尼山元峚律流芳泗水共

汪洋德侔天地難摹寫聊記今年過聖鄉

戴金謁聖林一首

四十年來規孔範萃和林墓適初臨一抔生氣蔵春處萬古綱常不夜心未問人間陵變谷即看檜栢土爲金斯文命脉真依庇合抱森森手檜陰

閩人林茂桂謁聖林一首

葱鬱崇阡秀色青窮碑輦路接危亭手植木封三十塚萬古斯文燦六經築室年深苔自碧洛沂人遠水空泠松陰寂寂無鳴鳥野渡滄浪或可聽

吳下周天球謁聖廟一首

闕宮弘赫燦龍章配極千秋秩典常雨露松杉含古色山川雲物迥清光希音竊想金絲奏肅事長餘黍

稷香信有明王崇道德幾朝端冕此升堂

趙郡張居仁謁聖林一首

奎壁星躔夫子林千年文墓肅陰森松楸晝歛烟霞迥洙泗昭回雲漢深歌鳳寧知師世意泣麟猶見濟時心至陵霸塚看如此獨有尼山冠古今

豫章胡汝煥典試山東恭謁闕里一首

岱宗南望即尼山引領宮墻未易攀文物直窮天盡處聖人只在殿中間玉麟一去終何有龍馬千秋且未還但得年捫遺檜在千年魯歷幾塵寰

巴陵蔡復賞過高唐遥瞻闕里一首

十年寤寐在尼丘孔聖全書欲備收纂述頗勤師鄭馬蒐羅未盡悔韓歐東山此日空遥望泗水何年遂

先

勝遊惆悵幾迴還四顧曾臺今又築黃州

平陰劉敬業登奎文閣 一首

廟庭松檜幾經秋奎閣凌霄瑞氣浮檻外龜蒙元並
峙簷前洙泗自交流千年道統高雲漢六籍文光過
斗牛聖里歸依心目闊非同王粲漫登樓

詩 七言絶

宋四十五代孫道輔題金絲堂 一首

秦火自焚寧害道金絲堂壁閟家書典墳啟發皆天
意非謂共王好治居

三家堂廢春花老五父衢荒秋草深惟有尼山蒼翠
在出雲飛雨助登臨

楊文郁謁聖林 一首

悠悠往古繼來今天地無窮照孔林兩到金絲堂下
拜門生無負百年心

高訥謁闕里 一首

帝王天下幾興亡銷盡繁華作戰場惟有東家詩禮
在千秋萬古讀書堂

六經不幸火於秦日月曾何礙片雲用舍從來關治
亂皇天本不喪斯文

陳國瑞謁聖林 一首

當時獨說三桓盛列國惟知五霸強爭識素王尊道
義孔林遺木至今芳

林伯顯次前韻 一首

生民未有如夫子好學皇皇家自強功業當年雖坎
壈聲名後世愈芬芳

謁聖林二首 亡名氏

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晩鴉惟有孔林殘照裏至今猶屬仲尼家

元 陳祐登奎文閣一首

聖道如天不可階聖門良為後人開他時點檢平生樂首憶奎文閣上來

皇明 太祖高皇帝遣祭酒孔克堅代祀闕里回京
御製詩以賜之

孔氏曾孫祭祖回宜言農務野荒開我知蓋世民容喜必解春風毎歳來

山陰張麟謁聖林一首

當途雙表立崔嵬瀉斧凝烟翠作堆試問林間翁仲輩幾看輦路入林來

彭勗謁廟一首

秦火遺經羨獨存斯文萬古配乾坤沂流泗水今猶昔聖道淵源孰與倫

夏寅謁聖林二首

墳寢千年楸百尋烟雲無際鳥飛沉雖然弟子當時植不是恩深不到今

新安方遠宜寒食日謁聖林一首

參天楸見心喪日翳草亭知駐蹕年千載烝嘗又寒食廟分歟讀遺編

建安雷鯉謁廟一首

茫茫大宇秋千壤耿耿初心月一彎拜罷祠前賦歸去海濱鄒魯武夷山

皖人胡瓚謁聖林詠古楷 二首

四方可植覓虛無剥落經秋楷一株此去墓廬渾不
遠端因攀繞淚爲枯

六十三代孫貞棟詠魯壁 二首

蝌蚪出從古壁中至今大地書文同秦人遺下六經
火三月咸陽焰尚紅
漢魯王餘好土木斷雲掘霧平山谷金絲萬古有高
堂寂寂靈光秋草宿

檇李孫應徵謁林廟 二首

千年文木似雲屯百代龍章表道尊帝寢王陵桑海
變孔林縣邈並乾坤
二都城郭靈光殿幾度豪華付水流惟有素王庭闕
在萬年禮樂伸春秋

雜體

晉 阮籍孔子誄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梁 沈約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千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
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
不行非以黄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
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
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
不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籙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道示天下垂
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
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
犬若不嘗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
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唐 李翺仲尼不歷聘解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
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

遇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篤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餞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部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亡以羅俗使明訪爲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士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絶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宋 歐陽修代曾參答同列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邪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纘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纘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萬數吾不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二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墻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辯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鑑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有恐天下之

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歎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矣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邪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矣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曰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諸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王廉孔子墮三都論

當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爲大司寇與之並立于朝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己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爲之宰而三家無間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由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爲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爲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蓋三家憤陪臣之據其私也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

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己而墮之也苟爲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惡能以司寇之權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爲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爲三家謀爲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爲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於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爲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爲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至於挾公則魯微矣有甚于受女樂而怠于政事者受女樂怠于政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於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於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己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爲己弱孰若使公室之強以自贖哉論至於此而後知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爲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爲輕也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臣十得其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費書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公義帥師謀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爲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

石介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侯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自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侯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尊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

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下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爲二帝爲三王爲兩漢爲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爲司寇則七日而誅以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規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奸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

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實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爲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違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府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定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

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諫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人為某官時忠鯁直讜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位崇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睹而不復言則向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意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晩節須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群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耳群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蘇洵孔子論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矣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

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又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必哀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旣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旣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孔道輔五賢堂記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鎭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爰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否則聖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聖人之道塞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先聖生當戰伐世法令磯群巫祝之弊亨楊墨之迂誕莊列之詼詭窮聖汩常三騶孫田術勝於時則我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惟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圮缺楊子惡諸子知舛誣聖人獨能懷一聖三王之迹譏時著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楊子之力也西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萬文中子澄其源兆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未廣尊道之旨致聖化益光顯夷夏歸正道雖諸子譊譊或欲攘其法裁其教纂其途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

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免齊人之譏楚
國之廢揚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
抑群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譖其間或譏
其作經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毀之弗顧已之弗逮也
達者以爵位爲虚器太過者人猶嫉之況抱道德富
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否無傷於體日
月雖蝕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
舜禹湯之爲君皐陶伊呂之爲臣功濟於當世也非
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遇道行於後世矣亦
猶歳旱則澤之益甘夕暗則燭之益明世亂則賢者
益固歷代以斯爲難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
今五賢湮澈振之者無聞焉道輔學不及前哲而以
中正容於帝皇幸不見黜而與進冀以賢者必輔於
時躋於古以茲爲盛矣方事親守故國爲儒者榮嘗
謂伏生之徒以訓傳功象設於祖東西序而五賢立
言排邪說翊大道非諸子能跂及反不及配饗孰甚
焉因建堂收五賢所著事圖其儀叙先儒之時薦庶
幾識者登斯堂觀是像覽是書肅然葺容知聖賢之
道盡在是矣

羅泌路史孔子生日論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
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
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爲之薄蝕陰陽爲之錯繆山川
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
佛何爲而且與之分曹而抗衡邪今夫戴進賢曳珩
玉享太牢而踞廣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聖人
之賜哉奈何乘高籍道廟闕則恝然不之顧覩籩豆
什溝壑則恝然不之省而崇夷教奉緇侶則至於靡
捐踴躋日虔禱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邪惟其學識
不足去惑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夫釋氏果
能以禍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大不由夷教而顧
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知義
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饒款孔廟者目老桑門舞且
而過執而紡之曰吾由佛剎未始不肅爾過孔廟何
得無然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

有佛書未始漫泄方其暇時珍藏十襲厥之敬之及其出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橫舍經籍取其汚毀狠籍靡所不至齋閣爲衆訟之官庭廡乃博塞之閧何由興起守聞而恫之從而謝焉以今都邑橫舍實爲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賴莫適者竊食其間而所籍生徒則皆先進之從方多占寄以爲從日避寇免賓訐戚才焉乎出哉嘗試語喪釋氏有所謂四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況道虔輩畢世奉事至捨宅以爲寺四月八日廣設圓像擧堂慟哭流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重輕逢掖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略爲之識庸何傷予曩繹齊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天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格珞琭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二十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

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廣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

元趙孟頫撰闕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爲之序且自敘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後唐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

源生實實生麗水縣丞會會生平平生逵逵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漣孫是爲文昇皐考始家于杭宋德祐末職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恐死扶柩歸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衆不能復歸溫州既又娶于溧陽攜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爲溧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爲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徙徙不知其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十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續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爲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字退之今爲浙西廉訪掾云

楊奐東遊記

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于東園是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迨丙午迺命監修宮盧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詡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耜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汴人郭敏伯達出望嶽門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孟卿范陽盧武賢叔賢亳社李禎周卿江陵句龍瀛英孺信都李簡仲敬濟陰江紱孝卿梁園李紱綏卿華亭段弼輔之祖於東湖之上既別自西徂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劉令之客廳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嶽詩刻王彥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於梁時可知矣戊申晨起器之從間道先往是日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詰嶧山之勝爲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

入青徐者登南樓詩也徐在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
百里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岱嶽一百餘里吁二三
千里之遠今一舉而至與其終身拘拘儒儒於百里
之內者不亦異乎已酉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
河地頗高敞南望鳧嶧諸峰出沒於烟蕪雲樹之表
使人豁如也又一舍許達于苗孔村見叟而斷者其
魯城歟鬱而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
睫也未幾器之輦躍馬出迓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
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闉左曰齊
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如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
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
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候迓于廟之西
相與却馬鞠躬趨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毓
粹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魯
共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鐘鳴班杏壇之下
痛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修謁而版
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
造物之物也於問答之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

者七問孝者四而答之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
所以答之者無一似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強
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
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
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
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沒而賴之以聞何負
於魯也後之有國有家者獨不思之邪今日何日匍
匐庭下死無憾矣羈旅悠悠禮物弗備敢薦以誠告
先師交國公曰夫士君子之學原于治心聖門三千
徒孰非學也日好之者獨公爲然無事業見於當時
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
一簞瓢而止終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
擬議者將從無慾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
林廟獲瞻井里輙祭以告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
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歟學出於詩書道兼
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
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臣章則待子而
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

夫豈好辯者哉魚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之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孟也荀楊也王與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遂飲福於齋廳賓主凡二十有五人酒三行而起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蹟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党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捻丁右盖石之壓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邪一有率爾之對而不免流俗之口盡亦慎諸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兩株在贊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檝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簪笏而香氣特異趙太學秉文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

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文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閣章宗時勑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裔監修閣之東偏門刻顏凱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日宴罷併出北偏門由襲封廨署讀姓系碑文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疑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而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北白兔溝也二石獸狀甚樸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文爲世所貴無荊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蕪及而鳳鳥有時而至歟林

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
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衞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
於此硯臺井在其西漕去秋爲水浸没矣辛亥謁周
公廟廟居孔廟之東北三里有眞宗御贊碑車輌井
在正東少南水淸白而甘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
雙石梁井石上綆痕有深指許者百歩許得勝果寺
魯故宮也殿之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
墨如也東過顔侍郎墓林城之址顔廟也廟中孤檜
高五丈許由曲阜西復東北行一里入景靈廢宮觀
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少昊葬所宋時壘石而飾
之也前有白石象爲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
神鬼所刻也讀碑記始知草刱於祥符潤飾於政和
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此亦人君治平之久狃於
貪侈之心之所徼也福苟可求則二帝三王必先衆
而爲之矣福可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
而二碑廣二十有二尺闊半之厚四尺贔屓高十有
三尺闊如之厚四尺龜趺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
四尺闊半之厚四尺贔屓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

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内無
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壽陵者誠何謂邪
入東門飯器之家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大塚四
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胭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
日有漢樂安太守麃君墓塚者有日府君之某者折
而北渡沂水入大明禪院觀逵泉水中石出如伏龜
怒鼉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穹
然以少正卯之奸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剔去則知舜
刑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孰謂聖人而有兩心
哉後世如操如懿得全首領於牖下不爲不幸矣登
泮公臺臺下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僖公
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
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甓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
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由縣城東
北行十里謁過陶樂村南望修壠蔓延不絶者周之
魯陵也東南五里達齊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而林
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日五十一世孫
元措立石溢漴高翱書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

南防山也而山之峰東西五里云合葬於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峰而南謂顔子墓石刻日先師兗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申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考顔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井戈山而西由自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房氏家泗川公古具雞黍以待古孔氏壻也問之不知爲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爲之櫂此曉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峰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峰迴出昔之所謂坼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西智源溪橋也端南即大成門次北者即大成殿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爲毓聖侯殿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獨存焉正北中和墊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尾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陽劉㦸夾蘆辨或曰夾驢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

由亭之東西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巉巉不可入族長云廟戸管用吉成嘗持火曳綆而入比至數丈忽隙間有光聙一室可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瘠故可入所言如此洞名劉嶧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顔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塵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飲已西南瀕嶧下而出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箕山遇兵士傳正徐州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比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旁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注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宴彭令之宅四月甲寅朔飯後出南門二十里達嶧山循山之西北絶澗亂石如屋既而遇道者李志端爲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鐘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岩僕以病足與德華岩下坐待諸君之還聽時子中輩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蠏紙披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冢一一如眼底如

玉女峰千佛塔尤號奇絶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纏數哉逼夕陽下山迺邐由西北而進達于縣之南關報孟氏諸孫迎於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復宴於舊館父老請見爲歡飲竟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山寺而孟氏諸孫復携酒至沿竹徑渡横橋休于僧寺之靜室良久出出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于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歩南北四十歩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北涉沂水由竹徑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瞿相圃會公叔遣其子洽同諸官佐具酒饌復至不果時公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夢得之所築也竊有感于懷夢得元措之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齋廳已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五之護送至兗州西嗚呼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而無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況以豐鎬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既繪爲圖且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強應命將告諸來知者是歳四月五日紫陽楊奐記

皇明

世宗皇帝御製正孔子祀典說

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佐焉昨輔臣少傅張璁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不得不爲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諡

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自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之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草創未暇歟至我

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乎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事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晳孔鯉以父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墮耳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御製正祀典申說

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少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太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辯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辯也朕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爲林甫之爲臣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

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
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蓋此王
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王公之王也由是夷君武
宗假託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
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況以諸侯王而薦天
子之服輩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
即孔子死時而造之且如一人自是一人貌色不知
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曰
此是孔子像也殊不知其實是土木之靈耳孔子肯
依之享之推臣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
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

宋濂撰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
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
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
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
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且
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
正位也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
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
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
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
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
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
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
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
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
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
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
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
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
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
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
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盖求神於陰陽也
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
祭享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

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
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
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
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大凡始立
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
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
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
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
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
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
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
弗悖禮意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
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
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為何
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
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
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

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
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
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
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
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
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
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
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
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
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
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
以自安乎雖然此固言其略耳若夫廟制之非宜冕
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眛乎左右如此
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
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

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官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則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周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楊榮撰崇恩堂序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之道爲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謂孔子賢於堯舜豈虛語哉由是歷代以來隆其謚爵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特此也又世封其後以崇德象賢其榮名厚祿可以與天地相爲無窮者歟我朝當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爲眷厚其祿秩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褒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

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

仁宗昭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備文兩致縟禮多儀具著爲令彥縉躬膺眷遇以謂褒崇之盛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　魯

王殿下親書大字以賜之金薤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夫孔子之道生民至今永賴凡冠冕衣逢掖者皆知尊尚而敬仰之而況其子孫乎況　帝王於先師之胤乎昔唐肅宗東巡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僖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肅宗喜曰非聖人子孫焉有斯言然則彥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僖之知所本乎異時書諸金匱以傳萬世其爲

仁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予故樂爲書之以系乎諸作之後

王鏊撰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終也予以爲不然孟

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邪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衞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删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邪且旣爲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鴝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絶書斯時也麟曷爲至哉不當至而至焉玆瑞也所以爲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玆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許彬撰子思書院記

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思孟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邪歷歲滋久遺址僅存元貞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于孟子暴書臺西與孟母斷機祠隣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初邑令朱寶又徙置暴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距今三十餘年寖用圮壞今邑令者得滑臺房侯品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爲心乃率僚屬出俸金構材僦工經營弗懈木斲而已不加雕墻圬而已不加飾堿階以石冪窓以紙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啓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己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噫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哉工既成會余以省覲還寧陽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八代孫曲阜知縣公堂五十五代孫三氏學録克昊謂余官翰林以文字爲職業命記其事刻石以彰侯功余惟崇

儒重道興廢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於簿書期會奔走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侯之所以崇尚前賢嘉惠後學異乎世之爲邑者遠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若日星與天地相爲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茲堂之成否而君子之爲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余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吳達可增置學田記

歲庚子仲春余以督鹺之命巡行阜邑時邑令孔貞叢衆所稱學行夙優士也由督學使者遴選上之監司監司上之銓部以聞於　朝而後命之期月政成族和民阜彬彬盛矣余方慶聖裔有人登之剡章而又憫聖人之後類多貧乏不給者邑令雖切周急之義如力所不逮何余報命之日急査郡邑贖鍰除奏進外發兗府存餘百金於阜邑置買學田若干畝以贍貧族仍檄行該邑命擇一生掌其事歲司出納之數俾無侵缺邑令仍捐俸充廣之而屬言於余余惟先師訓矩萬古常存尊聖道以澤聖裔寓考闕志自北魏而下代不乏人奚俟余之表章哉秉彝好德觸發興思慕聖人而不及見入聖里謁聖墓量力蠲資以賑聖族之困乏念固勃不可禦耳藉令觀風斯土者同有是心孔氏後裔庶免饑寒之累乎此固余增置學田意也雖然無恒産有恒心惟士能之爾諸生既幸爲聖人之後耳聞目覩夫非聖人遺訓與際茲良覯而不以豪傑自命者非夫也挺立志趣不逐逐於凡庸精詣問學不屑屑于膚近今日發之爲應舉制義他日見之爲經濟謨猷令寓內翕然稱之曰聖裔得賢嗣孫哉此余與諸子相期至意又不在區區田畝廩粟間也敬因阜令之請而書之勒石以識歲月云

墓表

漢泰山都尉孔公墓表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省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閾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祗傳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故能興朴素於彫弊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黠首猾夏不共釁募鼓禍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修之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載芟載耨田畯喜于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復長幼於酬酢時和年稔會遭篤病告困致休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遂卒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則窀穸不華明器不設凡百卬高德音靡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閤閭是更夙夜匪懈在公明明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天時靡撫茲岱方剪彼凶人覆

俾農商南畝孔鹽山有夷行豐年　多黍稱彼兕觥帝
賴其勳民斯是皇疾疢不復乃委其榮忠告慇懃屢
省乃聽恭儉自終簠簋不陳生播高譽沒垂令名求
矣不刋億載揚聲延熹七年七月造銘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表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
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
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
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
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
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
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即在
南陌可杖屨往來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
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
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
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淸苦論議正平年
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
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

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巳未公年七十四告
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
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
大夫事有害於政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
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
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
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
積工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郡令答外
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郡令以而華
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
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
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始稅至有閱貨
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
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
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
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
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
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

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擄掠
請合兵討之兾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
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黄爲類向意助之公
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
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
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
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席死百無一二還安南乗變
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
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歳下廣州祭南海廟入海口爲
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歳
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
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
年改左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
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戸参軍贈尚書工部
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
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温質
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温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
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昆弟六人載戡戢戵戣公

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戡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
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先公僕射墓之左一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
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一吏部侍郎韓愈撰

宋守御史中丞贈太尉孔公墓表

公諱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

其世系之詳史冊記于國封爵傳其家名教所宗海
内胥仰公天性英異在髫年則擧止莊重言不妄發
咸平中擧鄉進士爲兗州首冠明年春御前擢進士
第時祥符五年也釋褐彭原幕時年二十七州守初
易之後郡獄屢處駁議老吏嗟服彭原秩滿祥符九
年詔擢爲大理寺丞宰曲阜主祠事不以私恩害公
義故貳樞姜公爲本道廉訪使行部過邑問公秘廪
庚公不對但高談皇王大略姜怒按其邑一一修擧
姜不能責解邑還殿省丞入朝上章陳祖廟制度卑
陋不稱乞加修崇優詔可其請命公躬主役事不日
而成乾興元年遷太常博士天聖元年詔入爲左正
言知諫院公不避權佞在諫院七年封章論事軒陛

盡規忠言密啟無所隱避奏草隨滅天聖八年春内
出雙頭牡丹詔兩制館閣賦歌詩以進公作古賦奏
御引曰臣非館閣不得預於諫道正辭臣之職也大
吉陳君臣正道箴補當時上覽之嘉賞翊日有詔直
史館又判三司理司尋爲北蕃國信使舊名延魯至
是改令諱焉至木葉山虜主命宴遣臣就席侑公酒
以小玉琖公辭以不飲侑者既傳君旨又曰飲此則
氣和公曰不和無害但天性不飲耳虜君臣皆相顧
使還以功除左司諫充龍圖閣待制朝廷見語錄對
虜主有不和無害之説言事者繼進以謂正觸機會
彼當有辭陛見日上問之公曰契丹爲黒水所破勢
甚衰但每見朝使臣俾館候者預搆語言挑探強弱
使臣一一不敢對臣恐以此輕中國上大悦由是群謗
不能進判流内銓遠勢利絶私請孤寒得善地爲當
時所稱天聖九年出典汝陽以貳卿在單父也亭候
密邇奉二親甚懽朝野榮之汝陽庶務澄肅奸猾去
境一日兵隷繫十餘輩云私渡黄河公亟命釋之公
自判奏曰頃者河决南燕分流及鄭有司瓶渡利於

誅求今水復故道號爲乾河夫蒙之田限以南北民
情自便官禁未除寘之嚴科寔非聖意優詔從之九
年復判流内銓旋命公使北庭賀冊禮復命轉兵部
員外郎在職天聖十年出知許州圭田素厚過期而
後赴明道二年四月就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
是年境内蟲饑公慮濟之無及亟發倉以貸然後聞
上父子室家相保者惟南都焉纔十二月召入權御
史中丞朝論肅清權勢引避是年皇后郭氏將出爲
金庭教主公亟率諫官御史十人袖疏伏閤請對時
后已有成命上命内侍近臣就東上閤門引公等赴
中書俾丞相宣諭公曰某等外聞中宮動揺未詳德
音願面見陛下上已歸禁中不得已見政事堂時丞
相與公對立堂上丞相曰禁中事中丞不得知或不
便於聖人臣子非所安公曰人臣視天子與后猶子
之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未聞爲人子者順
父出母禁中事不當知丞相又曰漢唐以來亦嘗有
廢后公對曰方今太平天下待丞相如皋夔日望致
君如堯舜漢唐廢后何足取法丞相不能對公拂袖

引諫官御史出明月晨謁將至右掖門有吏持勑趣
馬前已除諫議大夫知泰州臺吏促行出都門時諫
官御史十人皆一時名輩范仲淹嘗謂所知曰孔公
方正名天下所共知昨當嬰鱗之際事在不測觀其
容止愈端重顏色不沮喪附中臣之對答丞相之語
應若宿搆言有條理此過於前所聞矣景祐二年四
月移知兗州公佩本郡符歸故鄉專以鎮靜敦厚風
俗爲務八月有詔就拜龍圖閣直學士上給事中初近
臣有進百首詩者時相奏可與直學士上曰此百首
詩不如孔道輔一言故有是命時貳卿新改秘書監
夫人進封仁壽郡君公自府廨詣曲阜二十舍之間旌
旗鼓吹之迎引後先耆幼懽呼遮擁行路至則爲壽
燕樂于私第榮遇之盛則有祖徠石守道先生恩慶
堂記具焉又以孟荀楊王韓五子排邪說翊大道像
設於祖堂西偏公爲之記觀其文亦足以見公之心
至寶元年党項逆節朝廷思得體貌大臣端本澄源
拜公御史中丞公拜命受職知無不言無所迴避姧
邪側目矣上已許大用素忌公者畏其同列一夕事

變且以冶獄有附會明日罷御史中丞知鄆州二年
十二月道輔自中丞出知鄆州初開封府吏馮士元
以贓敗辭連知樞密節度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
遜以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併逐之謂道輔曰
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宜爲辯之道輔入對言
琳罪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併出之公
盡瘁感病行至滑之韋城驛以不起聞諸孤扶護旅
櫬歸葬於祖林祖墓西南偏公娶尚氏淑令有文進
封鄒國夫人子二曰舜亮曰宗翰並中進士第女三
長適殿中丞李黃中封壽光縣君次適王氏又次適
張氏皆早卒孫七人若升若谷若古悏惇忱恂皆仕
嗚呼公平生以忠孝節自任介然卓立天地間一旦
被讒譏佞奸織喜相慰勞茫茫蒼天無言而默識賢
如楊震蕭望之猶不免當時誘公犯群邪衆惡雖遇
仁主猶不得安其位行其道終於牖下復何恨焉辭
陳公之說折節待遷手斷妖蛇不足爲公道者此不
復書公在位時諸子尚幼故平生風跡不能盡記惟
宗益知之寔詳然常恨世無直筆天下銘撰皆爲勢

利所屈不惟欺人耳目抑亦自欺肺肝幽有鬼神安
得無過今所論次直欲質諸高厚表於方來矯勢利
以傳信謹爲銘曰 一聖人之後不必皆賢唐堯虞舜
嗣緒頑然君子之德未必俱全子游子路科等分焉
偉哉孔公賢德咸備自性達物以誠求志剛粹言天
靜方宜地節義不回忠孝自遂長於圖治勇在除奸
文能靖國武可摧山視虜於掌憂國在顏孰知天意
使去人間謂天生賢爲宋左右胡其多難跋前疐後
謂天祚聖爲孔裔冑胡其不延摧英隕秀人謂至難
公獨爲易羌胡可誅麟鳳可致志今在泉功不見世
神明共知良史勿記史筆是非人情好惡在昔難乎
于今孰保公葬祖林神物來護忠骨英聲長耀千古
一工部郎中張宗益撰

金 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至聖文宣王五十代孫諱
摠字元會曾祖諱若蒙襲封奉聖公贈朝奉郎伯祖
諱端友朝奉郎直秘閣襲封衍聖公宋建炎二年冬
祀大禮赴揚州陪位値兵火隔絶其弟端操之子璠
已襲封訖長子拯皇統二年三月補文林郎襲封衍
聖公無嗣其弟摠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
聖公管勾先聖祀事公三歳而孤幼穉警悟及長尤
學自強通春秋左氏尤喜韓愈詩文談論簡尺多引
二書先輩多稱譽之公職在嚴奉林廟草木諸人無
敢輙犯宗族之間少長有禮人敬其勤復畏且愛一
日顧瞻鄆國夫人殿私自言曰生爲人子孫而謬當
其職使之臨陋如此寧不愧于心乎乃親率佃戸携
斧斤之具入東之蒙山躬親指畫採伐中椽桷者旬
有餘日連車接軫以歸起西廟尼山廟兩處鄆國夫
人殿及大中門家廟齋廳祭祀庫記五十餘楹彩飾
圖繪畢備朝廷聞公名召赴闕欲留随朝任用公力
辭職專祀事不宜姑職任之不專則特授曲阜縣令
未到任歳大旱既到任甫三日而止稼穡益茂歳
仍大熟公精勤吏事縣署至所居往返十餘里及晩
治縣無一日稍闕差科甚均詞訟無滯親族有訟即
移佐官無少長皆向意諸村當首人舊驗物力差當

公預令定奪相次明以公文告示比至其人已自承認交替不復更至庭下每歳夏絹凡丈尺小戸舊合併全疋輸納隨村首目皆自斂掠公止令依市價積算和買使併起納畫革舊弊縣城摧壊官計公修築公戒董役者曰愼勿拆廬舍壞冢墓若廬舍有礙當隨地築之冢墓有壞當以己俸完之一者既安吾心亦安矣其有不成葬穴無主暴露枯骨當遺使厚葬之有碑曰叢塚邑人春冬祀之葬畢是夜夢衆人來謝內一人稍前來云哉暮雲之弗及既寤遣人搜求又得十餘副復夢來謝公年四十得數子皆不育一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公儉於奉己厚於賓客周恵困窮不問家之有無娶泗水孫氏宋副樞密孫傳之女孫後封魯郡太夫人又娶泗水侯氏二子長即元措今襲封衍聖公次元紘業進士女一人適兗州宣武韓昺公享年五十三終奉直大夫以子貴贈正奉大夫嗚呼孔子之澤及於無窮國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又豈止此而已哉　一學士党懷英撰

元　襲封衍聖公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孔公神道碑

公諱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曾祖元孝祖之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父浣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魯郡侯母李氏追封魯郡夫人公生至元四年七月天姿穎秀羈丱讀書已識大義導江張先生𩑶爲三氏教授公受業焉講求義理薄詞章尊德行家貧躬耕雖劇寒暑不廢于學先生深器重之甫年十有七禮部公棄世喪葬以禮奉母以孝聞遠近爭聘致爲弟子師大德七年遊京師國子祭酒耶律公有尚謀薦辟之以親老固辭至大元年太夫人臥病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及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三年喪畢三氏教授舉茂才授汜縣儒學教諭延祐二年調寧陽學先是兩邑教官率以廩薄不能受職公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皆挽留不忍舍三年族人合議以公嫡長且賢

宜襲封爵主祀事上政府未決平章政事李韓公偕
禮部力主之會仁宗皇帝問孔子之裔迨今幾世襲
封爲誰李公具以對仁宗親閲譜若曰以嫡應襲者
思晦也復奚疑且以前襲封秩卑俸薄遂授中議大
夫襲封衍聖公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印四品
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封上公而秩
正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
順三年改鑄三品印公自以宗祀責重恒懼弗稱莅
事之際以敬且慎初廟燬於兵後雖苟全而樓角圍
墻未備乃竭力營度卒復舊規金絲堂壞儲時祀餘
貲葺新之不足補以己俸繪飾從祀塑像補完祭器
禮服請于中書置江南郡縣書籍尼山毓聖之地廟
毀而碑存居民且耕祭田且百年矣稽諸典故言於
部使者命鄒縣長沭陽令往覈之復田百五十畝歲
入粟四十有八石因請置尼山書院三氏學田二千
畝在沛縣之才陽爲豪民所據檄州與沛縣歸復疆
州官受賕敗其事公往復辯議再歲克定鄒縣子思
書院舊有錢百緡貸於民取子錢供祭祀又則并負

其本移憲司徵之前代封聖父齊國母魯國公言于
朝宜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有旨加聖父啓
聖王母王夫人公府初止設掌書一人書籍音樂無
司之者金穀無任出納者以是爲言遂置典籍司樂
管勾凡三十人分掌之祿秩視國子監且給管勾印掌
書祿視寺監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眞乘
亂害宣聖子孫幾盡其後欲冒稱公以爲不早辯則
眞僞久益莫究彼於我不共戴天乃共拜殿庭而列
于族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絕之家譜石刻旣毀
因叅究考廣記諸書重刻焉元統元年寢疾閏月乙
巳薨于正寢異香滿室群鶴百餘翔于上又見神光
自東南殞于舍北云巳酉葬祖塋西二百步娶張氏
封魯郡夫人子一人克堅爵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
至正八年陞二品銀章進中奉大夫後歷官同知太
常禮儀院事治書侍御史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
集賢直學士禮部尚書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
遷國子祭酒女四人適李德明孫大用喬元善馬元
用孫男九人希學嗣爵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希說

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國子生希贇其季
也孫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四人公端重簡默動容
不苟嗜學誨人本于真誠於宗族猶隆恩義嘗曰吾
蒙祖宗遺澤殊流同源可不念諸或不自給者周之
子弟皆籍于學教養不怠女兄適裴氏而貧迎養甚
謹女弟未笄疾且不慧起居必待于人每親爲櫛沐性
尚清素疎財好義嘗市物隨所需直酬之或謂彼市
道之人胡不議其值而後償公曰吾以誠心待人其
忍欺予哉所居就襲封舊廨不改作終不構私室其
薨也家無尺寸之遺公暮年多疾未嘗廢書作字端
楷可法故三氏子孫與凡四方受業仕而有聞于時
者多公造就薨之日莫不哀之會葬者以千計後十
有七年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克堅以江浙行省左
右丞汪公澤民守兗州時所述行狀屬林廟學正夏
以忠來俾素論撰先德篆銘神道之碑素不敢以固
陋辭則序而爲之銘一 銘曰微子之胤篤生聖師歷
聘侯國式扶民彝維文肅公五十四世克昌其家宏
廓震厲導江張氏學探本源授業三十氏遊道之園有
燦群經出自屋壁芟闢蕪辭毋俾蓁塞濮有范縣兗
之寧陽教行下邑絃誦琅琅騰茲大宗猶秉周禮襲
封上公明斷天啟超進華秩匪公之榮右文貴德天
下化成公在魯邦士有標準胡不遐齡者碩斯隕繄
子暨孫不承寵光節惠易名錫禮煒煌爰述始終刻
名闕里與國咸休宜受多祉一 翰林學士臨川危素
撰

皇明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洪武十四年秋九月二十日宣
聖五十六代孫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以疾終于正
寢越二年爲洪武甲子春正月其子訥以服闋入覲
禮官引見 華蓋殿
上問以宗族蕃衍子姓賢否訥奏對動合禮度卽
命館于太學翌日召嗣襲封衍聖公
御製誥詞以賜既受封五日出前左司員外郎王翌誌
其先公墓誌銘示予曰不肖孤負荷先德忝嗣厥世
聖天子不以訥無所肖似俾襲顯封位列公爵惟是先

考之卒雖紀其歲月納諸壙中墓道碑石尚未有刻
先生職司文衡舍先生其誰托哉敢固以請既還之
四月復以書來速遂郎其世系封爵卒葬月日以著
之按公諱希學字士行宣聖五十六代孫曾祖浣贈
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曾祖
妣李氏追封魯郡夫人祖思晦襲封衍聖公贈通奉
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
魯郡公諡文肅祖妣張氏追封魯郡夫人考克堅嘉
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陞中奉大夫陝西諸道御史
臺侍御史妣張氏封魯郡太夫人公賦性明敏好學
尤嗜漢隸甫冠即有成人志二十一歲侍御公始起
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公襲封公克自樹立於經籍
子史靡不研究問學優贍文詞典雅每賓客燕集談
笑揮灑輒以成章皆出人意表觀者竒之四方好事
者多求公書隸得之則什襲珍藏元季兵起青齊憂
及闕里公誓不汙於亂即間道走燕城得覲見拜秘
書卿仍襲封爵歲戊申秋
皇明初革元命海宇以次平治朝謁行在
上清問天下民公即以歷代治亂條對從容有序甚嘉納
之自後歲覲京師　賜予稠疊　恩禮益隆每正旦
上受萬國朝賀特命公班亞上相始至中使慰勞館餼
下及童隸無不霑給蓋其誠意所動
宸衷特加異數也祖庭自兵後日就圮壞所廢浩穰公
從容措置期以歲月卒就成功復祭田侵于豪民者
五十頃禮器禮服樂舞儀式以次備舉燁然一新卒
復舊規年四十七卒遠邇大夫士聞者莫不悼其不
克于壽也訃聞　朝廷遣使禮祭是年十一月初六
日葬于孔林之西公凡再娶先配董氏中州功臣世
家贈魯郡夫人繼室孫氏前進士遼陽行省平章彥
明女卒皆祔葬子男二人長曰訥董氏出也次曰謡
孫氏出也女二人長適濟南衛楊鎮撫子楊思次在
室孫男一人曰稱尚幼公昆弟八人在公爲長次希
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希賢皆有文學家
庭雍睦爲東魯家法余記弱冠遊太學師事助教陳
仲衆先生而公之父侍御公寔同齋舍者有年情好
日洽後幾二十年當元季兵起公間道歸朝時侍御

公主太常公侍左右神采迥異信其名門子也余於今獲領太學而公之子訥已襲封號則知公者莫余若也請銘奚敢辭銘曰一聖澤汪洋厚德流芳公承其慶奕世稱冐才鬱乎中鑑其琳琅脫略芳範惟德是將

皇明啟運奄有萬方崇文右教盛際虞唐適修袞典光我素王公襲其封世奉烝嘗惟聖子孫表表昂昂歲時來朝禮錫孔彰報效未伸鲞夜匪康祖庭百儀遄復其常曾山蒼蒼泗水湯湯鬱然孔林爲公之藏有子才良蚤服

龍章製誥維新雲漢煇煌存沒有光樹碑道傍千載不忘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同修國史宋訥撰

累代皆有墓表不能具載每朝存二一篇以備一體云

闕里誌卷之十二　終

記闕里誌之後

貫徹古今亘有人心無一物不存無一時不然者斯道也矣然而非有聖者出而品節之以明亦焉能孰能以有蔽之質而曉

綱常之蘊哉人而昧於此則不知
所以其貴於物之實也而肯偷生
萬歲之下於偏僻之域而纔聞有
生々以上有生之大幸乎甚古昔
聖王之所以致雍熙之鴻勳者亦

不過使膏澤被其當世而獨宣聖
之化令億萬斯年之人有以自淑
至於遠陬遐壤幽谷巖窟之士或
與聞焉者此餘澤之所及也於戲
宣聖不忘信哉賢於堯舜之言固

不阿其所好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
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其以師
參君父之尊者以有令其知此道也
然則宜聖萬世追尊之所以配君父
也敬戴之情豈可息乎是以仰冀諸

其廟堂拜其神位觀其文物禮
度而不可得者奚止吾儕而已
閭含章公暇日讀孔貞叢之闕
里誌以為倭然如拜趨於聖林
蓋觀其後王後賢之得門入德字

正開邪匡已厚禮祭典必嚴贈封
崇諡極尊致隆以化風成俗國祚
依保從祀血食永世尚崇則使人
皆有感發興起焉不可以不博其
傳於斯奉家君之命發藏書命以

鏤梓大其好古道之盛志筆之以
置諸卷弍因謂凡尊名教之朝無
不所以設學校與聖師而別吾
國主張人倫所謂君子國者而古
者有是禮昭々於傳記後世漸陵

夷而今已滅矣噫可勝嘆哉其
所擇取之當否雖未能詳之若
其禮制因華歷代之事故則審
於此等之書若夫心法之傳設教
之方則著於四子六經而今幸與

在焉何爲其不以致思耶　寛文
己酉臘日谷松於東關之懲窒舘
謹書焉